

历久弥香老酒情



太原综合食品饮料厂,上世纪80年代的双塔造型山西名酒组合礼盒。

近年来,影视表演艺术家陆树铭的一首《一壶老酒》唱遍了大江南北,歌曲以优美的旋律、动情的歌词深入人心。老酒因其资源稀缺、口感醇厚、地域特色明显、文化元素丰富等多方面优势,让人们在亲人团圆、朋友相聚之时,增添了一份独特的、难以替代的魅力。

最初的老酒收藏是少部分人的个人爱好。当时,老酒的口感并未得到广泛认同,甚至经常被当成过期产品低价处理。

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街头小巷的回收店开始零散出现老酒的身影。这是一种只有时间才能赋予的陈味,而这种愉悦的陈味是新生产的白酒所不具备的。

本世纪初,是老酒收藏的发展期。此时国内涌现了一批老酒交易网站,除关注名酒之外,越来越多的酒文化爱好者开始有目的地收藏一些具备文化特质、有历史可循的老酒。与此同时,国内老酒拍卖开始得到关注,一系列老酒收藏的书籍出版,一些主流媒体也相继进行了专题报

道。这些都对传播老酒文化、为消费者收藏老酒提供了积极的有价值的引导。

在“小井峪古玩市场全国钱币邮票古玩交流会”召开之际,经过近一个月的筹划布展,“山西老酒收藏展”于7月2日起,在小井峪古玩城二楼西厅正式举办。展厅集中陈列了上世纪60年代以来,以汾酒为代表的1300余瓶山西各地老酒,其中有部分是难得一见的稀缺品种。除此之外,还有60余件元明清以来带饮酒诗文的酒坛、酒罐、饮酒器、储酒器。有早期丰富的酒类文件、资料、图片、年画等。

本次山西老酒收藏展由小井峪文化市场主办,山西省收藏家协会酒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山西省老酒收藏文化协会副秘书长许过林及几位多年从事老酒收藏的藏友具体承办。

今天,我们呈现给读者的是部分展品,但其浓厚的老酒文化,无疑会为我们寻到一份乡愁记忆。

本版文图由许过林提供



1966年4月29日,香港《文汇报》登载的“购泸州大曲酒、山西竹叶青酒赠送茶盆”的广告。



晋祠“丰”字玻璃酒杯,上世纪五十年代。



清徐露酒厂“苗香酒”商标,上世纪六十年代,山西。



上世纪50年代,汾酒厂传统名酒酒标。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可盛装40斤白酒的“丰”字牌酒罐。



这就是广告中赠送的茶盆。



厂生产的“双塔”牌晋阳大曲,上世纪七十年代,太原酒。

沟酒厂生产的晋阳春酒,上世纪八十年代,太原徐。



上世纪60年代早期,平遥火柴厂汾酒火花。

上世纪80年代瓷瓶“关公酒”酒标设计画稿。



1981年,山西中药厂“龟龄集酒”酒标设计原稿。



人物

头一天,刘忠伟和几个记者同事在儿童之家采访,晚上就住在了儿童之家。看到张老师忙里忙外,高兴得不拢嘴,大家心里都很喜悦。第二天,儿童之家的院子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当时的华坪县副县长亲自为新郎新娘证婚,为他们祝福。当刘忠伟作为婚礼主持人说到新郎新娘向张桂梅老师三鞠躬的时候,新娘百感交集地回忆起自己在儿童之家的美好时光,想起张桂梅对自己恩重如山,她双膝跪倒在地,新郎也跟着跪了下去。这时候,张桂梅作为新娘的妈妈,看到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即将成为别人的妻子,离开儿童之家,离开自己,承担起另一个家庭的幸福,她扶起新郎新娘,抱着新

娘放声大哭,新娘也泣不成声。看到这个场面,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感动了。那天,刘忠伟和同事采写了一则题目为《政府嫁女》的新闻。节目后来送到了丽江市电视台播放,获得了当年丽江市好新闻一等奖。刘忠伟在儿童之家第二次主持的是一个男孩的婚礼。这个男孩大学毕业后在大理工作,回来举办婚礼就是想让张桂梅妈妈高兴高兴。张桂梅当然非常开心,她和大家说了很多关于这个孩子的事,一件一件,如数家珍。每一个孩子,在张桂梅心里,都是自己特别疼爱的孩子,每一个孩子,都和她有说不完的故事。每一场婚礼,张桂梅都要流很多流泪。看

希望出版社

61 陈洪金 著



《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节选

着孩子们一个个渐渐长大,成家立业了,她的眼泪是欣喜的泪。每经历一个孩子的婚礼,就意味着她又圆满地完成了党和政府交给她的一项任务。同时也证明了她没有辜负党和政府对她的信任和嘱托,她的眼泪又是欣慰的泪。儿童之家的孩子结婚后,各自有了自己的家。

山西教育出版社

61 赵树义 著



《折叠的时空》节选

其实,于沁源而言,这些都太过寻常,沈括也是少见多怪。我把这番话说给二人听,广瑞对老邓说,我这个老同学谁都不服,以前在课堂上经常弄得老师下不来台。老邓却笑笑,沈括其实谁都不服,他说“灵运所不至,理不足怪也”,可沈括于沁源,何尝不是“沈括所不至,理不足怪也”?

三人相视一笑,那笑也仿佛抛物线,溅落在脚下草地上。山水之间,其实最适合说疯话,疯话于山水也算一种性情。我指着山的那边问是哪,老邓说是景风乡黎和村,从这儿去景风,不绕路。又问东面的山叫什么,老邓微微一笑,羊头山,你最想去的地方。上次采风,我写过一篇小文,文中说到下次到沁源,羊头山定是首访之地。不料,老邓还记得此事。问老邓什么时候去羊头山,老邓说,我们现在就在羊头山下。又说,这个源头其实是沁河北源的第二个源头,主源在平遥黑城村谒炭山南麓,谒炭山就是羊头山。原路返回,风吹起,微微有些凉意。也只是

凉意而已,走在这样的风里,其实最舒适,何况还有溪流,还有下午的秋阳,还有秋阳里啾啾的鸟儿。在沁源,无处不见鸟儿,沁源人喜欢说环境不好,只有鸟儿知道。这话说得颇为自豪,低调的沁源人也有不显山不露水的张扬。走到村口,准备上车,老邓拉住我道,不能走,还有好地方没看呢。我有些纳闷,老邓指着高处那座院子说,那儿是刘少奇路居地,看见那块牌子了吗?是广瑞挂的。我不明就里,看着广瑞,广瑞一笑,我在技术监督局的时候,在涧崖底扶贫,看到这座老房子年久失修,想保护下来。问牌子是怎么回事,广瑞说,保护总得有个标志吧?

纪实

连载